

《训世评话》对“评话”形式的改造和借用

[中] 兪旭* · [中] 王幼敏**

目次

- 一、《训世评话》对“评话”语言特点的改造和借用
- 二、《训世评话》对“评话”内容的改造和借用
- 三、《训世评话》对“评话”文体的改造和借用
- 四、结论

《训世评话》是朝鲜(1392-1910)(王朝)时期出现的汉语口语教科书, 编撰者李边, 成书于1473年(朝鲜成宗四年, 明成化九年)。《训世评话》的出现一是由于朝鲜王朝自建立之日便与明朝有频繁的政治往来, 需要大量汉语人才尤其是能与汉人交流的官员¹⁾, 因此朝鲜王朝非常重视汉语教学, 尤其强调汉语口语教学, 口语教材便应运而生; 二是随着时间流逝和朝代的更迭, 汉语口语发生了很大变化, 致使朝鲜半岛原有的汉语口语教材, 如《老乞大》、《朴通事》, 不能满足朝鲜半岛汉语教学的要求, 编写新的口语教材迫在眉睫²⁾; 三是

*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公共基础教育分院教师, guanxu242891@yahoo.com.cn

**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 wym_524@yahoo.com.cn

- 1) 明朝政府对李朝使臣的汉语要求甚高, 1397年朝鲜使臣带回的圣旨中有这样的话“……你那里使臣再来时, 汉儿话省的著他来, 一发不省的不要来。”; “今后差使臣来时, 要通汉人言语; 不通汉人言语的, 不许来。”引自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40-141页, 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
- 2) “由于《老乞大》与《朴通事》所录均为元代时口语, 其中一些汉字词语至明清时已经消失, 故李朝时的朝鲜人多有不识。……汉语口语的演变, 不但促使李朝人不断加深对汉语的认识, 也刺激了新的汉语口语教材的诞生, 李边的《训世评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引自陈榴《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第83页, 辽宁师范大

由于十五世纪朝鲜半岛的“稗说文学（野史笔记类）很盛行”³⁾，类似《太平广记》的中国小说“拥有广泛的读书阶层”⁴⁾。为了满足汉语学习的社会需求，编撰者迎合朝鲜人民对中国小说的兴趣，借用了中国“评话”这种文学形式编写教材。该书从中朝古籍中选取了65则古今名贤烈女的故事，分上下两册，以“评话”⁵⁾为体，采用文白对照的语言形式，编写成这本独具特色的汉语口语教材，反映了当时汉语教学“言文并重、注重实用”⁶⁾的特点。本文从语言、内容和文体三方面将《训世评话》与中国的“评话”作比较，对比结果显示，《训世评话》严格遵循符合教学的特点和学习者的价值观及审美习惯的编写原则，借用并改造了“评话”这种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将其打造成一本口语教材。

一、《训世评话》对“评话”语言特点的改造和借用

1. 《训世评话》改造了“评话”的整体语言形式

中国的“评话”属于“‘以俚语著书’的白话小说”⁷⁾，采用白话即当时的口语进行文学创作；《训世评话》则不同，每则故事先以文言呈现，再用白话转述文言，形成了文白对照的语言形式。将语言形式由白话转变为文白对照是《训世

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3) 引自崔溶澈，金芝鲜所做“中国小说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9页。

4) 引自崔溶澈，金芝鲜所做“中国小说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9页。

5) 在明初，“评话”可泛指各种讲说故事的口头技艺，同时也可指所讲故事的读本。《训世评话》的“评话”就是指口头故事的读本。这种读本现在学术界将其归为白话小说中的话本小说。

6) 陈榴指出“注重实用，是高丽和朝鲜时代进行汉语教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其主要做法就是‘言文并重’。”引自《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第86页，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7) 引自卢惠惠《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第6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评话》根据教材使用者的特点对“评话”语言进行的改造，目的是实现口语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果。

当时朝鲜的官方文字是汉字，受教育人群的汉语书面语即文言水平相当高，但汉语口语水平比较低，《训世评话》正是一本以提高汉语口语能力为目标的教材。面对书面语水平高而口语能力低的学员，文白对照的语言形式能提高教学效果：文言部分为学习者提供了跳板或称媒介，使学习者能够依附原有的读写优势改善较差的口语技能。由此可知，《训世评话》采用文白对照的形式是对“评话”整体语言形式的改造，其目的是利用学习者已有的语言优势提高新技能和新知识的教学效果，改造的基本原则是服务口语教学。

2. 《训世评话》借用了“评话”适应“听”和“说”的语言形式

《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的语言具有使用日常口语、表达灵活、信息充足明白和生动形象四大特点，这与中国“评话”适应“听”和“说”的语言特点一致⁸⁾。

首先，《训世评话》白话部分使用地道的口语，有意采用了一些口语特有的词和句式，如“V—V”形式和“AA的”形式。

子姑坐——你们且坐一坐-24

再打落不作声——再打一打不作声-39

汝来言之——你入来说一说-45

8) 卢惠惠指出中国白话小说的“评话”“是在群众语言的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来，既保留了群众语言生动、活泼、浅显、易懂、口语化、个性化的特点，也保留了群众语言比较随意，不慎规范等特性”引自《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第264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王庆华指出话本小说“常可以模仿说书人的口吻来讲述故事”引自《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16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笔者以为，中国“评话”在创作中常将读者假想为听众，为保证信息交流有效进行，要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因此，“评话”的语言表现出未经推敲，即兴而出的特点，就是以“听说”为基础的语言，具有四个特征：一是采用日常口语，符合白话小说的共性；二是表达灵活，这是由口语表达的随意性和即时性决定的；三是信息充足明白，以便听众接受；四是生动形象。

弥月生一子——生下一个俊俊的小厮-35

富民急诣推官求谢——富民急急的走到推官家求谢-21

见鼠往来田间——有一个田鼠频频的往来-32

“说一说”、“坐一坐”、“打一打”、“俊俊的”、“急急的”、“频频的”都是口语特有的表达形式，类似的口语形式在《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经常出现，符合中国“评话”使用口语创作的特点。

其次，《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的语言表达十分灵活，同一个意思可有多种表达。例如，

始以渔钓为业——这个人常常钓鱼为业-56

遭岁荒以种瓜为业——遇着饥荒种黄瓜卖吃-24

阳雍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姓阳名雍的人兄弟六个，常常与人做工役得些钱过活-60

“以……为业”在白话部分有三种表达方式，因为以“听说”为基础的口语表达是即兴的，说话人没有很多时间仔细斟酌，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情境下或故事中可能有不同的表述；同时，每个人的说话习惯不同，也会导致一个意思有不同的表达。这是“评话”语言口语化的必然结果。

再次，《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的信息充足明白。“讲”故事的时候，阅读中可以省略的信息必须明确地“说”出来，因为听众没有时间通过回顾或思考获得隐含信息。《训世评话》的白话部分，增加了许多说明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尽管相对于文言十分罗嗦，但是在“听”、“说”过程中必不可少，有了这些语句听众才能轻松而准确地理解故事。例如，

太尉夕还，问家人——太尉散衙门到家，见他儿子绑了，问这缘故-34

州官开笼取女——那州官开了笼子，看里头好女儿坐的，拿出来，着马上骑就-45

例1中增加的说明性语句尽管在前文已有交待，但此处的重复使情节和动作的衔接更自然、连贯，便于听众理解情节的前因后果。例2增加的内容则是对原文的追加说明，将“开笼取女”的动作敷衍开来，既给听众足够的时间接受有效

信息，也增加了故事的吸引力。这正是中国“评话”为适应“听说”而表现出的语言信息充足的特点⁹⁾。

最后，《训世评话》白话部分增加了描写性语句和词语，表现人物的情态和故事发生的场景。尽管没有这些增加的语句白话部分仍然通顺且表意清楚，但这些敷衍和增加的内容明显使白话部分比文言故事更生动有趣。例如，

母笑而释之——母亲听得他戏言，歌歌的笑了，放他儿子。-34

知县曰：“不然”——知县吓者外郎说道：“这厮泼皮，你休胡嘴。”-36

乃开笼，忽豹突出咬僧——大开了笼窗，豹子跳出来，这边咬那边咬。

-45

例1增加“歌歌”一词修饰母亲的笑，描写更为生动，如见其人；例2增加人物语言，突出了对话情景，使人如闻其声；例3“这边咬那边咬”则生动地表现出豹子跳出笼子后暴怒混乱的场面，让人如临其境。

总体来说，《训世评话》在语言上具备了评话“使用口语、表达灵活、信息充足、生动形象”的特点。同时可以发现这些特点也是口语教材应该具备的：第一，使用口语是口语教材最基本的要求；第二，表达灵活是口语的特点，口语教材语料应该体现这一点，展示多种表达方式，除了让学生在学习和表达时有多种选择，还让学生认识到口语的多样性，在实际交际中对不同的表达有心理准备，就算不会说，听到了也不感到陌生，甚至可以猜测对方的意思，这可以增强学生表达的信心，提高口语交际的成功率；第三，信息充足是由“听”的接受方式决定的，学习口语的目的是与他人交流，听众的“听”是“说”的归宿，一定要听者听懂，“说”才有意义，信息充足明白是听懂的重要保障；第四，语言生动形象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是较高的要求，但对汉语教材来说则正是趣味性的体现，好的语言范本不仅能帮助学生学习汉语，也能让学生体会到汉语表达的趣味和精妙，激发学习兴趣。因此，《训世评话》借用了“评话”适应“听”和

9) “源自民间，带有说书性质的古代白话小说，具有鲜明的口语语体特点，常常有‘言不及文’、‘言不尽意’的缺憾，比如重复罗嗦，重复成分和复指成分多，喜欢追补插说，追加和插说成分也随处可见”。引自卢惠惠《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第133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说”的语言形式，这种“借用”是基于提高口语学习的考虑，借用的原则是，满足口语教材的语言要求。李边在《训世评话》跋中指出当时的其他汉语教材存在缺陷，“《直接小学》逐节解说，非常用汉语也；《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言，非纯汉语”¹⁰，通过借用“评话”纯口语的语言特点，《训世评话》成功地克服了当时其他教材的语言缺陷。

3. 《训世评话》摒弃了“评话”的韵文和套语

“评话”语言虽然以白话为主，但也存在使用韵文的情况¹¹。《训世评话》中没有韵文，即使有偶句，也是熟语或口语形式的，而且只有两例，分别是第15则中“有志气的人不饮盗泉之水，有清廉的人不受嗷啾¹²之食”，与这句对照的文言是“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可以算是一个对偶句；第39则中“亲不亲古乡人，美不美乡中水”，文白一致，是口语中的偶句。这两个例子都出现在人物语言中，前面有“小媳妇曾听得”、“我听得古人说”这样的句子，因此这两句就类似说话时引用的俗语，相当于“俗话说”后面的内容。这些偶句没有烘托功能，与中国“评话”使用的韵文不同，所以《训世评话》取消了“评话”中的韵文。

中国“评话”中还存在说书人使用的套语，其主要功能是引起下文¹³。《训

10) 引自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四)第1701页，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

11) “评话”有散文夹杂韵文的特点，韵文主要包括诗词、骈语、偶句等。卢惠惠指出“这些韵文并不作为叙述故事之用，也极少用作说白，而是用来描写人物或景物，暗示情节发展，渲染气氛或调节观众情绪等”。引自卢惠惠《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第278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

12) 汪维辉先生在《关于〈训世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语言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嗷啾”是李边对“嗟来”一词的误译。

13) 由于话本小说和讲唱伎艺的共生性，说书人讲说故事的套语必然出现在话本小说中，因此“评话”中存在大量说书套语。鲁德才归纳了评话的五种叙事套语：“话说”和“却说”，说书人开讲时用的套语，用于另起一段故事或情节与场面的转换；“有诗为证”，凡事件、人物的行为、心态情感及景象变化等等，均可举诗为证，深一层描绘；“……如何？诗曰”，为引起先听者的关注，设问，后描绘说明，可侧重事件说明也可侧重人物、景象的

世评话》中没有出现套语，只有“阿的¹⁴便是”、“这个是”、“这是”的用法与套语类似，用于结尾的评论或说明道理，例如“这个是天下的大孝”，“阿的便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阿的便是孝亲不在酒肉，只在养志”等。但是《训世评话》中的“阿的便是”、“这个是”、“这是”并不是套语，因为这些词在该书中没有普遍应用，而且只用来在篇尾发表评论或总结，与套语引起下文的功能不同。除此以外，在“评话”中，套语后面主要接韵文，《训世评话》中也没有这种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训世评话》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评话”中的套语。

《训世评话》不采用韵文和套语这类语言形式完全符合口语教材的要求。一方面，韵文，特别是诗词和骈文不是口语，口语教材中不应该出现。类似俗语或谚语的偶句，在讲道理或发表评论时经常会出现于口语中，《训世评话》中出现了少量这样的偶句。另一方面，套语是一种特殊的口头语言形式，只用于“说话”这种讲唱艺术，不属于日常口语，《训世评话》作为汉语口语教材不宜采用。所以，《训世评话》摒弃了这些不适合口语教材的“评话”语言形式。

综上所述，在语言上，《训世评话》对“评话”的语言形式有借用也有摒弃，其原则就是适合口语教材的为我所用，不适合的予以摒弃。

二、《训世评话》对“评话”内容的改造和借用

1. 《训世评话》采用了“评话”的故事功能

《训世评话》由65篇小故事组成，按主题可分为三大类：a. 宣扬儒家道德，

描绘；“正是”、“真是”、“真个是”、“可谓”、“分明是”等，是判词的导语，常引出富有哲理的判词或谚语；“只见”和“但见”，用于引进介绍人物，转换情节和空间场面。引自《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73—7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14) 刘坚先生《〈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阿的”是《训世评话》中常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指代词，功能与“这个、这的”类似。

关于修身养性、“三纲五常”；b. 宣扬佛教思想，关于乐善好施、“善恶、轮回”；c. 其他内容，例如笑话、寓言、传说等。《训世评话》的故事内容可以归纳为表1。

表1故事内容

主题	大致内容	情节	篇章数	
孝	圣人的孝	虞舜不杀象	1	
		文王侍奉父亲	2	
	孝感天地	主人公孝顺，出现奇迹（姜诗、孟宗、夏方、徐稷）	3、4、6、9	
		主人公孝顺，神灵相助（董永、夏侯诩、杨和）	5、8、10	
		主人公孝顺，贵人相助（劔子）	7	
忠	贤臣故事	比干直言谏纣	11	
		箕子佯狂	12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	13	
节	贤妻节妇	李仲义妻舍身救夫	14	
		夫死甚悲，誓不改嫁（卫敬瑜妻、朝鲜金淑女）	16、18	
		都弥妻不畏强权诱惑，和丈夫生死同舟（朝鲜故事）	17	
		无艳贤德，与齐王相遇，助齐王成就大业	19	
		妻子贤惠，孝养公婆，以死守节	15、47	
智	明哲保身	逢萌见王莽无道，挂冠浮海	20	
仁义	帮助困顿的人，得富贵	钱若水为人伸冤，得富贵	21	
		帮助买女还官钱的小官吏，得富贵（王曾、曾公亮）	22、29	
		郭震资助无钱治丧的人，得富贵	23	
		朱軾帮助农夫还官钱，得富贵	55	
			资助同僚和朋友，得富贵（王县令、范纯仁）	30、43
	克己助人	中年无子欲买妾，后得知女子是卖身葬父，便资助女子治丧，丝毫不犯，因此子孙富贵（时校、冯商、马涓父）	38、57、59	
程彦宾将手下所献处女送还其父母，最终实现平生夙愿无病而终		48		
	仁者有福	仁义敬神，得神明庇佑，因祸得福（刘义父子）	52	
信	守婚约	郑叔通和夏氏女订婚，夏氏哑了依然娶她，得富贵	41	
礼	恭敬得神助	谢端恭敬谨慎，皇天眷顾，派神女照顾他	58	
		彭矩为人端重慈祥，祈子得子	61	
反例	修身不足，遭遇不	亲兄弟受苦，宋行却袖手旁观，最终受到惩罚	39	

	幸	许由的次子不尊长幼之序，争夺宝物，最终一无所获	46
		宋宽被妖女迷惑，挨饿受苦一个月最终无所得	42
	讽喻	齐人靠祭品养活自己，却对妻妾说与富贵者交友，以此讽喻表面正直，暗地里醒醒的土人	63
善有善报	行善敬神得善报	孝顺且行善敬神，经神灵指点得富贵（孙钟、阳雍）	24、60
		赈济灾民，神灵托梦而后子孙仕途通达（李谦、祝染）	49、54
	救助动物得善报	救动物，动物报恩（隋侯、毛宝） 主人公救助的动物是神仙，最终得厚报（杨宝、韦丹）	27、28 26、31
恶有恶报	作恶害人必有报应	赵頵杀人，由此减了寿命与福祿	25
		田文英暴虐，常打断仆人胫骨，最后死于胫骨的箭伤	53
其他	鬼魂诉冤	鬼魂诉冤，主人公缉拿凶犯为其报仇（何敞、王饨）	37、65
		主人欲杀羊待客，却不知母羊乃为其家小妾的鬼魂所化，于是母羊托梦请客人救命	50
寓言		借米不均、兔熊斗话、党太尉孝母、郭兴好古	32、33、34、51
笑话		苏东坡立姓、徐神翁畏妻、不识镜、负负和尚（朝鲜）、梦一千贯	35、36、44、 45、62
传说		蚕儿传说、新罗王昔脱解传说（朝鲜）、耽罗建国传说（朝鲜）	40、56、64

这些故事表现出以劝诫为主，娱乐为辅的功能特点。其中体现儒家道德和佛教思想的故事，从不同侧面劝人修身，导人向善，有明显的劝诫导向；少数笑话、寓言、传说等讲述奇人轶事，或博人一笑，或令人称奇，显然具备娱乐性。这与评话故事的“劝诫”和“娱心”¹⁵⁾功能类似。《训世评话》借用中国“评话”的这两种功能是为了迎合使用者的价值观和提高教材的趣味性。《训世评话》的使用者是朝鲜的文人士大夫¹⁶⁾，当时朝鲜半岛的主流文化以儒教为主，

15) “评话”是源于民间的说唱艺术，不可避免的迎合市井庶民的欣赏趣味，其最初的功能就是娱乐大众，即所谓“娱心”。后来文人逐渐参与到话本小说的整理和创作，由于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功能理念的影响，“劝诫”的功能日益明显。王庆华指出，明前期的话本小说劝诫意味突出，至明后期，随着“三言”、“二拍”的出现，话本小说发展成熟，娱乐消遣、教化导愚、抒写自我的功能也正式确立。引自《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85页、第11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16) 《训世评话》序里作者的自称“司译院都提调辅国荣禄大夫领中枢府事臣李边诚惶诚惧，稽首稽首，上言钦惟。”可知作者李边是当时朝鲜的汉语学习和翻译结构司译院的官员。《训世评话》序中称编写该书“欲令学汉语者并加时习，谨誊写奉进仰尘”，因此《训世

佛教为辅，两种观念并存¹⁷⁾，《训世评话》故事所宣扬的儒家道德与佛教思想迎合了教材使用者的价值观，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增加了教材的可接受性。另外，评话的“娱心”功能与趣味性吻合。《训世评话》中寓言、笑话、传说等内容轻松活泼，引人入胜，有利于教学。可见，《训世评话》借用评话的功能的出发点是为教材和教学服务的。

2. 《训世评话》对“评话”的题材有所取舍和创造

中国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题材表现出对奇异性、惊奇性、趣味性的追求¹⁸⁾，体现了市民百姓猎奇的审美及价值取向。《训世评话》中没有类似传奇、烟粉、朴刀杆棒、神仙妖术、发迹变泰的题材，只有灵怪类一则，公案类两则，但是具体内容却与话本小说不同。第42则可算作灵怪类故事，讲的是书生宋宽遇到妖女，被迷惑，吃苦受罪。故事情节并不惊险刺激，重点强调个人修为不足，导致书生被妖女所迷，白受劳苦，突出文人推崇的儒家价值观，这与中国“评话”灵怪类故事追求惊险刺激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两则公案类故事分别是第37则和

评话的使用者是朝鲜官方培养的汉语人才。吴晗先生所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第129页中的资料记载，司译院的学员学业有成便可获得官职。笔者认为《训世评话》的使用者属于文人、士大夫群体。《训世评话》序引自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四）第1700页，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

- 17) “李朝五百年一贯执行排斥佛教，保护儒教的政策……佛教在世祖、光海君、正祖等时期也有过起死回生的时候”引自金得椹《韩国宗教史》第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训世评话》的作者李边生活在太祖到成宗初年（1391-1473）间，其间李朝共经历9位君主，佛教和儒教也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笔者认为当时朝鲜半岛存在儒佛二教并存的情况，这在《训世评话》中也得到了体现。
- 18) 王庆华总结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选材主要包括a灵怪，讲述遇怪故事，内容荒诞离奇、险怪刺激；b传奇，描绘男女情爱，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对情爱的大胆追求和男女结合过程的变幻曲折；c烟粉，专注于女鬼的恋爱故事，融灵怪、传奇类作品的审美趣味为一体；d公案，讲述种种犯罪和审案故事；e朴刀杆棒，重在描绘江湖上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f神仙妖术，讲述超凡的仙道人物故事，关注的是他们的传奇经历和神奇、荒诞的本领；g发迹变泰是普通人兴旺发达的故事。引自《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7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第65则，主要讲述犯罪经过，这与话本小说初期的公案类题材一致。这两类题材具有都市奇闻的特点，能增加教材的趣味性，这是《训世评话》选择它们的原因。由于使用者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士大夫阶层，《训世评话》对这两类题材作了适当调整，在故事中渗透了儒家道德的内容。

中国明代出现的一部分拟话本文言色彩浓厚，故事多“取材于历史故事，主人公都是文人士大夫，反映的是文人的生活 and 思想感情”¹⁹⁾。这类作品由于使用文言创作而且脱离市民生活，很难被百姓接受，但是《训世评话》的题材却和这些作品有相似之处：一是《训世评话》中宣扬儒家道德的故事大多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人公；二是《训世评话》反映的也是文人的生活 and 价值观。《训世评话》借鉴了此类作品的题材，但并没有采用这类作品的文言形式，而是坚定地使用口语。《训世评话》对这类题材的改造不仅符合使用者的身份背景和思想观念，使教材内容易于学员接受，而且贯彻了教材使用地道口语的要求。

《训世评话》中的笑话、传说和寓言不属于中国“评话”的取材范围。中国“评话”有一些奇异、香艳、怪诞、恐怖、刺激的故事，以此迎合市井庶民的审美口味²⁰⁾，但却为士人所不齿，并不适合文人的审美习惯，所以《训世评话》抛弃了中国“评话”此类体现娱乐功能的故事，而是选用了笑话、传说、寓言这一类故事实现“娱心”功能，增加教材的趣味性，这是《训世评话》对“评话”题材的又一改造。

综上所述，《训世评话》与中国“评话”的功能一致，但实现功能的题材选择却大不一样。造成不同的原因在于《训世评话》的使用者是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士大夫阶层，因此该书要以文人的价值取向为主，其题材选择都从文人的审美角度出发，舍弃了迎合市井庶民的题材。正如李边在《训世评话》跋中所指出的《老乞大》、《朴通事》“有商贾庸谈，学者病之”²¹⁾，说明当

19) 引自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0) 中国宋元时期的话本将焦点“集中于故事本身，更多关注叙事材料的故事价值，注重故事的奇异性、惊奇性、趣味性、香艳性、怪诞性、恐怖性、刺激性等特性的展示……这种叙事价值取向本身就是文本之娱乐性和民间性的一种突出表现”。引自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7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1) 引自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四)第1701页，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

时教材的缺点是：教材的思想内容不符合学习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要求，《训世评话》通过对中国“评话”的题材进行取舍和创新，克服了当时已有口语教材的缺点，使教材更适合并吸引学习者。

三、《训世评话》对“评话”文体的改造和借用

本文所谓的“评话”文体是指“评话”的篇章体制和叙事方式。这一节分析《训世评话》在这两方面对“评话”的改造和借用。

1. 《训世评话》对“评话”篇章体制的改造

表2 《训世评话》文白故事的篇章结构

文言故事的基本篇章结构	白话故事的基本篇章结构
开篇：以人物介绍为主，包括人物姓名、字、年代、籍贯例如第43则的开篇“范纯仁，字尧夫，苏州人。县人范仲淹之子也。”	开篇：以人物介绍开篇，包括时间、姓名和籍贯例如第16则“宋朝时卫敬瑜道的 ²²⁾ 人”；第43则“范纯仁是苏州吴县的人”
正文：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人物的故事。以叙述为主。	正文：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叙述人物故事，以对话为主，也有少量心理描写和外貌描写
结尾：大多数故事采取自然式收尾 ²³⁾ ，另有7则故事以概括评论式收尾 ²⁴⁾ 。例如第20则是自然式收尾“客于辽东，耕田而食。”第34则是总结评论式结尾“此所谓事亲不在于酒肉，在于养志也。”	结尾：包括自然式收尾和概括评论式收尾两种。但概括评论式收尾共有13则。也就是有些故事文言部分是自然式收尾，但白话部分增加了总结评论。例如第29则是自然式收尾“公亮也做宰相封鲁国公年，到八十岁歿了。”第20则以增加的评论收尾“阿的便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但文言部分是自然式收尾。

22) 刘坚先生在《〈训世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1992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道的”在《训世评话》中用在人名之后，表示“叫做……的”，这一用

表2显示《训世评话》故事的篇章结构包含三部分：开篇、正文和结尾。与中国“评话”体制²⁵⁾相比，《训世评话》没有题目和入话，大多数故事没有篇尾，基本上不具备中国“评话”文学的体制。放弃“评话”体制主要是出于口语教材的考虑。入话和篇尾基本是诗词形式，不宜出现在口语教材中，所以《训世评话》大部分故事抛弃了入话和篇尾，在少数故事中对“评话”的篇尾进行改造，变成白话形式的总结或评论以符合口语教材的要求。至于题目，中国“评话”的题目通常是七言或八言的白话句子，或许这样的故事概括对于作者来说有些难度，因此就省略了。可见，《训世评话》改造了“评话”的篇章体制，改造原则就是适应口语教材的要求。

2. 《训世评话》对“评话”叙事方式的灵活运用

《训世评话》在叙事方式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模仿说话人（或说书人）的口吻，表现在三方面：

- 法不能肯定是否为蒙古语的影响，但可确定并非汉语固有。
- 23) “所谓自然收尾式，指篇尾以作为正话故事一部分的韵语（与正话故事相连），散文，或收场套语收煞，它应看作正话的组成部分，而非附加成分。”引自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6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本文所谓自然收尾式是指属于故事正文的结尾，缺少这一结尾故事将不完整。
- 24) “学界通常将话本小说的篇尾归纳为概括评论式，如胡士莹先生称‘话本的煞尾却是附加的，往往缀以诗词或题目，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是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直接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大旨，或对听众加以劝诫。’”引自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63-6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本文所谓的概括评论式结尾是指故事结尾以后，以叙述者口吻所作的评论，不属于故事正文，没有这一结尾，故事仍然完整。
- 25) 胡士莹认为话本小说的体制包括六部分：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结尾或篇尾。其中“篇首”通常是一篇诗词，通常是入话的一部分；“头回”是一段叙述，是和正话类似或相反的故事，头回是独立的故事，因此不一定非出现不可，而且在明人概念中，“头回”和“入话”可能是一种东西。所以，实际上“评话”的体制可以简化为四部分：题目、入话、正话和篇尾。题目是故事内容的概括；入话通常是是一首或几首诗词，与故事有密切联系，或描写景物或发表评论，用以导入故事；正话是故事的正文，是话本的主体；篇尾是“说话”人对全篇大旨的总结，或是对听众的劝诫，通常也是诗词。出自《话本小说概论》第134-136页，中华书局1980年5月第1版。

a. 人物前面常出现“这”、“那”，比如

那妇人说：“情愿做你的娘子，不羞贫贱。”这董永和他一同到借钱人家-5

这娘子自家养活婆婆，无些儿怠慢-15

这毛宝穿甲投水中，落在石头上一般，等一会看却是自家房的白龟-21

这儿子敬顺娘的言语，精详学文，兼通地理-56

只有在讲故事、说书这类的口头技艺表演中，叙述者才会在人物前面加上这样的指代词，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训世评话》中这样的表达让人感到说话人就在面前，说着家长里短，说到人物时似乎还带着指点的动作。

b. 故事中有一些语气词让人感到叙述者的存在，例如

这秀才才知道王八廋，直不曾现说-31

无有米呵，打出米来，诸诸般般的东西都打出来受用-46

七八到一个月，忽然有一日晚夕，这秀才堵在厅堂里，要睡呵，睡不著-47

“么”、“呵”这样的语气词通常在面对面交流或者假想听众的情况下使用，

《训世评话》中增加这些语气词就是对说书人的模仿，让读者感到似乎在听一个讲故事的人把事情娓娓道来。

c. 出现叙述者的评论或总结，这完全体现了说书人的存在。例如寓言类故事的结尾第32则“这是借粮不均逢这灾害。”；第2则文王故事的结尾“这般尽心孝顺。”第16则卫敬瑜妻的故事，讲到誓不改嫁，叙述者评论“这般守寡过活。”这些评论和总结始终提示读者有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存在，读者仿佛与他面对面，听他讲故事。

模仿说话人的口吻是中国“评话”的叙述特点²⁶⁾。《训世评话》与之相比，只是模仿方式有所不同，以上提到的a、b两方面在中国“评话”中表现不突出，c的表现方式则与中国“评话”大体相同。除了模仿说话人的议论评价性话语，中国“评话”也通过模仿说话人的套语来表现说书人的存在，而《训世评话》中却

26)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刻意模仿说书场的情景和说话人的口吻，并一直长期保持不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体现象。”“显著的特征就是文中大量穿插模仿说话人口吻的套语河议论评价性话语。”引自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8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没有套语。因此在这一叙事特点上《训世评话》对中国“评话”文学也是既有“取”也有“舍”。

《训世评话》的第二个叙事特点是场景性描绘²⁷⁾以人物话语²⁸⁾为主。在全部故事中，极少景物描写和场面描写；心理描写有三处，分别在第25、第32和第39则中。其他展现故事场景的细致描绘大多通过修饰性词语表现，没有成段的细节描写，如此能承担场景性描绘的只有人物话语。这是《训世评话》场景性描绘的主要特点。因此人物话语就成了《训世评话》的主要内容。我们抽取编号为5、15、25、35、45、55、65的故事，分别计算这七篇故事中人物话语在全篇中的比例，结果证明人物话语的确占了很大比重。计算方法是，

从图1可以看出，这几篇故事中人物话语的比例比较大，7篇故事人物话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达到了38%，基本可以代表《训世评话》中人物话语的比例情况，这比中国“评话”中的人物话语比例高，因为除了人物话语中国“评话”经常用其他描写方式进行场景性描绘，这自然减少了人物话语在全篇故事中的比例。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训世评话》大体上继承了中国“评话”模仿说话人口吻这一典型的叙事方式，但在具体表现方式和细节描写上却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不同于中国“评话”以大量叙述者的评论让人们感到叙述者的存在，

《训世评话》中叙述者的评论并不多，而是通过各种以“听说”为基础的语言形式模仿说书场景和说书人的口吻，突出面向听众的语言表达的特点。《训世评话》之所以如此处理，还是出于口语教材的考虑。口语教材的主要目的是教授学习者如何说，而向别人讲述故事正是口语表达的一种，因此模仿叙述者的讲

27) “场景性描绘指叙事者通过对人物感知、行动、语言、心理的细致描绘展现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场景。”引自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第7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28) 鲁德才指出故事中存在两种话语，一种是叙述者的语言，它推进、控制、转换事件，介绍、评议或概括事件内容与人物话语，也包括各种描写性语言，例如景物描写、场面描写、外貌描写等；另一种是人物话语，它独立于叙述者语言之外，是故事中人物的对话或独白。出自《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第6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text{人物话语在全篇故事中的比例} = \frac{\text{人物直接引语的字数}}{\text{故事的总字数}}$$

图1



述口吻有利于学习者掌握说的技巧。其次，中国“评话”常采用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以揭示人物的思想动机，但是《训世评话》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并不多，只有两处。心理描写虽然也是独白的一种形式，但是口语讲究的是与他人的交流，心理描写算是与自己的交流，不能突出交际口语的特点，这就是《训世评话》较少采用心理描写的原因。最后，使用各种细节描写展开情节是“评话”的特点，而《训世评话》主要用人物话语展现故事情节。之所以大量采用人物话语，也可以从口语教材的性质找到答案。《训世评话》中的人物话语主要是对话。对话是日常口语的主要形式，口语教材中应该有大量的对话。此外，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对话学习口语有两点好处：在故事中对话产生的场景和情境十分清晰，学生完全可以学习到不同情境下的口语表达，此其一；其二，在故事里对话者的身份很明确，提供了面对不同交流对象的语言范本。明确说话对象是口语表达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只有知道对话双方的身份关系，才能选择合适的口语表达，因此故事中的对话能帮助学生掌握口语交际技能，提高表达的得体性。以上比较说明《训世评话》基本遵循了“评话”的叙事方式，但对叙事方式的运用很灵活。其运用的原则是适于口语教学的则运用，不适合的就少用。

四、结论

以上我们比较了《训世评话》在语言、内容和文体三方面和中国“评话”文学的异同，比较的结果可归纳为表3。

表3

	“评话”的特点	《训世评话》的借用和改造	借用和改造原则
语言	通篇使用口语	改造为文白对照	是否适于口语教材，是否利于口语教学
	使用口语，表达灵活、信息充分明白、生动形象	借用	
	韵语和套语	摒弃	
内容	娱乐和劝诫的功能	借用	是否符合教材要求
	公案类、名人逸事类、仁人志士豪杰类、报应类、宿命奇遇类题材	借用	是否符合教材使用者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
	灵怪类、历史故事	改造：渗透儒家文化	
	情爱婚姻类、发迹变泰类、鬼怪神仙类、传奇类、烟粉类、朴刀杆棒类题材	舍弃	
	无寓言、笑话、传说	创造性地增加了寓言、笑话、传说	
文体	篇章体制包括题目、入话、正话、篇尾	改造：取消题目和入话，正话与篇尾略有调整	是否适于口语教学
	叙事方式： (1)通过议论评论性话语突出叙事者形象，模仿说话人口吻 (2)解释人物思想动机的话语 (3)包括多种细节描写的场景性描绘	灵活运用： (1)通过基于“听说”的语言形式模仿说话人口吻，突出叙述者形象 (2)极少人物心理描写 (3)人物话语为主的场景性描绘	

表3说明《训世评话》虽然借用了“评话”这种形式，但在语言方面，摒弃了中国“评话”的套语和韵语，并将“评话”使用口语的形式改造成文白对照形式；在内容方面，借用了“评话”劝诫和娱乐的功能，但对“评话”的题材有所取舍，并且

创造性的增加了寓言、笑话、传说等题材；在文体方面，不照搬“评话”的篇章体制，在叙事方式上也采用了灵活运用的借鉴方式。从汉语口语教材的角度考虑，《训世评话》对中国“评话”的改造和借用都源于两条原则：适应教材和教学的特点；适应学习者的价值观和审美习惯。我们的结论就是：《训世评话》是一本借用了中国“评话”这种文学形式的汉语口语教材，该书从口语教材的性质和口语教学的要求出发，对中国“评话”做了大胆的改造和借用。正如陈榴先生所说《训世评话》“曾为汉语口语的教学与普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韩国汉语教育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²⁹⁾。该书采用的编写方法及原则值得当今的对外汉语界思考和借鉴。

29) 引自《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第86页，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参考文献

- 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陈榴《东去的语脉——韩国汉字词语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 崔荣澈、金芝鲜《中国小说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 卢惠惠《古代白话小说句式运用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 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 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
- 汪维辉《关于〈训示评话〉文本的若干问题》，《语言研究》2003年第4期。
- 鲁德才《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 刘坚《〈训示评话〉中所见明代前期汉语的一些特点》，《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 金得棍《韩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5月第1版。

<Abstract>

The way that “Xun Shi Ping Hua” makes use of the literary form of “Ping Hua”

Guan Xu · Wang Youmin

This article tries to find out how the Chinese textbook “Xun Shi Ping Hua” used the literary form of “Ping Hua” and brought the form into the writing of Chinese textbook. It gives the principals of conforming to teaching aim and the learners’ values. The article compares “Xun Shi Ping Hua” and “Ping Hua”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language, the content and the form. It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ways that this textbook used to adapt “Ping Hua” to Chinese textbook lie in the aim and trait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Key Words : “Ping Hua”, “Xun Shi Ping Hua”, textbook

투 고 일: 2010. 1. 10. / 심 사 일: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2010. 2. 15.